■ 往事回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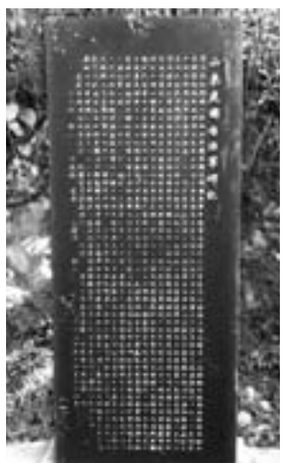
孙美瑶与临城大劫案

□本报记者 张环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侯化成

1923年5月6日,战乱四起的中华大地上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临城(今枣庄薛城)大劫案。以孙美瑶为首的一支当地武装,将一列火车上的中外旅客60余人挟往今枣庄山亭的抱犊崮之上。经过与北洋政府长达1个多月的谈判后,人质被释放,孙氏武装3000人被收编。这一事件,有人称之为"民国第一案"。

2011年10月中旬,记者来到当年大劫案事发地,走访了孙美瑶后人及有关人士。

原中兴公司矿井大门复原图


山东建国自治军纪念碑

抱犊崮 戴玉亮 摄

被逼上山

孙美瑶生于1898年,北庄镇(今枣庄山亭区凫城乡)白庄村人。因在家排行老五,乡间称其孙老五。孙氏是当地有声望的富家大户。孙美瑶的大哥孙美珠,清末秀才出身,是小有名气的知识分子。

当时各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因此土匪活动猖獗,山东也不例外。孙家既然是当地的富户,自然受到土匪的格外"青睐",经常被敲诈勒索,名曰"借粮"。孙家只好破财消灾,但在官府看来,借粮与匪,就是和土匪勾结,是大罪,必须严办。孙家多年来不得不忍气吞声地承受着土匪和官兵的双重欺压,心中十分不甘。有一次孙美珠大发牢骚,认为与其这样,还不如干脆自己拉上一班人马,上山造反。这本来是一时的气愤之言,不料年轻胆大的孙美瑶听了,便立刻行动起来,一把火,把自己的家宅烧了个一干二净。全家人一看已经自断后路,只得硬着头皮,上了抱犊崮。这是1918年的事。

抱犊崮,居沂蒙山区七十二名崮之首,山崮突兀,像一位峨冠端坐的君子,所以又称"君山"。据当地县志记载:昔日有一个姓王的老汉抱犊耕其上,后化为仙人而去,抱犊山和抱犊崮的名字也由此而得。

孙氏兄弟上山后,孙美珠与其族叔孙桂枝分别为大寨主和老寨主。苏、鲁、豫、皖四省数十县的饥民,闻风而来,聚者达数千人。有不少知识分子也慕名而来,曾受鲁迅等人赞誉的鲁南作家王一民也来给他们出谋划策。1920年的清明节,孙美珠宣布组建"山东建国自治军",下辖5路军,由孙美珠任联军总司令,提出了"以平等为主义,均户为目的。志在除尽贪官污吏,杀绝劣董恶绅"等的行动口号。

当时的北京政府指使山东督军田中玉,先后对抱犊崮山区孙部进行了多次围剿。1922年7月15日,在西集的一次遭遇战中,孙美珠被俘,然后为官军所杀。孙美瑶被推举为联军司令,时年24岁。

无奈劫车

为了消灭"山东建国自治军",田中玉统辖山东第5、第6混成旅和20旅、老5师等,对抱犊崮山区继续进行围剿。1923年4月间,由于被围多日,山上水粮俱绝,孙部随时有被消灭的危险。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为死里求生,"自治军"决定由孙美瑶等人率领一批精干力量,突出重围,在津浦铁路上拦劫常有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来华人员乘坐的特别快车,劫掠"洋人",以便对直系军阀进行要挟,打退官兵的围剿。

根据在上海、南京等地所设的联络站提供的情报,孙美瑶得知,由浦口开往天津的第2次特别快车上乘有西客。于是,他们决定乘路警都去韩庄警务段段长张文通处祝寿之际,在沙沟、临城间的姬庄附近把铁路拆开。

5月6日凌晨2时50分左右,由浦口开来的列车至此出轨。孙美瑶命部下丁开法、孙美松等率身强力壮、精通武术之人,夺门破窗,蜂拥而上。当时共掳获西客39人、中客30人。除英国人纳思满因拒捕被打死外,其余人等均被劫往抱犊崮山寨之中。这些西方人的名字,在1923年5月7日和8日出版的《顺天日报》上有部分刊登。

后人的这样一段文字再现了当时的情景:

"列车经过沙沟车站,继续朝临城车站前行,此刻窗外一片荒野,只有列车在寂静的夜间急速飞奔。突然,列车发出奇怪的声音,同时震动起来。紧接着,车头及煤车出轨,列车停止。人们从睡梦中醒了过来,车内一片骚乱。原来,司机在车灯的照射下,忽然发现前面的铁轨上黑影幢幢,汽笛的尖啸声赶不走他们,危急之下只好来了个紧急刹车。由于行驶速度过快,列车一时停不下来,开到了长约数十丈被拆去了接轨部件的铁轨上,前面的机车、邮车、三等客车一齐出轨倾覆。随后,一阵枪声由远而近,中间夹杂着阵阵叫喊声。'土匪?'有人惊恐地喊道。紧接着密密麻麻的劫匪仿佛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列车的四面八方,他们一边开枪,一边叫喊着。"

"乘客们乱作一团。大多数人将希望寄托在配备着手枪的车警身上,而且车上还有一连随车护路警队,配备了两架先进的机关枪。然而,警察们一见外面数不清的劫匪冲了过来,马上就手忙脚乱,很快就被劫匪制服。"

目击者后来回忆,劫持事发之时,劫匪约有千人之多,而被劫走的中外旅客人数则说法不一。有人说是二三百,有人说是七八十。其中,外国旅客中以美国人居多,包括洛克菲勒(即美国"石油大王"老洛克菲勒的儿子)的妻妹露希·奥尔德里奇,美国陆军军官艾伦少校、平格少校以及《密勒氏评论报》的鲍威尔等。

孙美瑶部把中外旅客带到抱犊崮山区之后,一一进行询问,以下4种人立即释放:一,凡是跟孙中山先生的组织有联系的;二,曾参加过海州暴动和亳州暴动的;三,家里不足40亩地的;四,有医巫百工技艺的。另外,如果一家人有几个人同时被掳的,只留一个,有父的不留子,有兄的不留弟,有夫的不留妻等。这样,最后被留下来的中客近30人,西客近20人。随后,孙美瑶发出通告,称如田中玉等胆敢继续围剿,就立即"将西票撕掉"。

收编被杀

临城大劫案发生后,中外为之震惊。驻北京各国公使团,公推葡萄牙公使符礼德为领袖,向北洋政府提出口头抗议,认为临城劫车案是"庚子之乱"的再现,要求迅速中止军事行动,免得激怒孙美瑶。田中玉等人原不答应解除围剿,但在公使团的高压下,答应于5月13日上午9时前把官军撤离。

孙美瑶随后与北洋政府展开谈判。从5月11日起,经过数回合的讨价还价,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围剿"自治军"的官兵一律撤回原地,将"山东建国自治军"改编为"山东新编旅",归第5师节制,委孙美瑶为旅长。招编3000人,并付款85000元。6月12日,双方在协议上签字,人质获释。

然而,被收编后的孙美瑶并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因为在北洋政府看来,他始终是一个心腹大患。为彻底消灭孙美瑶部,当年12月19日,新任山东督理郑士琦,指使兖州镇守使张培荣,在枣庄中兴煤矿公司摆下"鸿门宴",将孙美瑶诱至,然后以"怙恶不悛"、"野性难驯"、"抗命不遵"等罪名杀死。

关于孙美瑶死的方式,大部分专家和史料称是被枪杀,有少数文章称是先被石灰迷住双眼后用刀砍下脑袋。

2011年10月14日,在山亭凫城乡白庄村,记者有幸见到了回娘家探亲的孙美瑶的嫡孙女、现年70岁的孙红霞。由于孙美瑶去世得早,只留下两个儿子孙秉忠和孙秉乾。1970年去世的孙秉乾有一女四儿,孙红霞就是这个唯一的女儿。她的四个兄弟后来从事的都是修建铁路的工作。当地人说,"老孙家是,他爷爷扒铁路,他孙子修铁路"。

孙红霞回忆说,她小时候见过爷爷孙美瑶的照片,四方脸,大高个。那张照片原来她奶奶一直随身带着,1956年3月17日那晚,家里失火,奶奶被烧死,照片也就没了。无论是听奶奶说,还是外公说,孙红霞都认为孙美瑶不是被枪杀,而是被砍头。孙红霞的外公1960年被饿死时,她已经快20岁了。孙红霞说:"外公生前告诉我说,我爷爷当时带了4个卫兵去矿上(指中兴煤矿),进去之后就被一把石灰迷了眼,然后他们用大片刀砍了他的头。因为外公去收尸的时候,爷爷的头和身子不在一个地方。后来外公找人用煤矿上用的那种很粗的炮线把他的头缝了上去,又找了几十个人,三班倒地把尸体翻山越岭抬回白庄。"

孙美瑶的墓原来占地三亩,后来在"文革"中被夷为平地。在白庄西头的一片种柳枝的田里,在孙家人的指引人,记者找到了孙美瑶墓地的大概位置。孙红霞称,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孙家人近期要为孙美瑶立一块墓碑。

·相关链接·

山东建国自治军

孙美珠、孙美瑶领导的"山东建国自治军"到底是何性质的队伍,历来有三说。

一是土匪说。当时的各家报刊、北洋政府、军阀官僚和外来势力均持这一观点。新中国成立后,小部分史学家也持这一看法。二是革命团体说。1926年召开的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就在宣言中指出:自治军是继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之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团体。三是赤化土匪说。这是当时部分进步人士的认识。如《临城劫车案纪事》的编者陈无我先生认为,"此次土匪行为(临案),显系初步政识之冲动。匪等此种政识大都被世界社会主义所鼓荡,其历程乃在苏俄赤化与欧美民治之间。"

山东大学张知寒、王学典等学者撰文认为,孙氏领导的"山东建国自治军"是与历史上农民暴动一脉相承且带有"赤化"等若干现代倾向的最后一支旧式武装起义队伍。

山东建国自治军是一支以破产农民为主体的队伍,也吸引了一些工人阶级的成员和青年知识分子,是一支有社会各阶层参加的、受过现代思潮影响的造反武装。自治军区别于土匪的最大特点是有较鲜明的政治纲领。他们的斗争纲领是:以"平等为主义,均户为目的,志在除尽贪官污吏,杀绝劣董恶绅,将中国腐烂病民政策涤刷一新"。这个纲领的内容,继承了历史上的"等贵贱、均贫富"的传统口号和太平天国的鲜明政纲,再一次表现了贫苦农民平等的政治要求和均户的经济观念。同时,又增加了以往农民起义所没有的内容,就是消灭那些"恶董"和"资产奸商",这表现出新的阶级的要求,反映了这个队伍中的工人成分的利益和愿望,还有稀薄的社会主义色彩。

自治军还有较为严明的纪律。他们针对的主要是"富而不仁"的恶霸地主,对"一牛一轮"的贫苦兄弟、"贫民小户"秋毫无犯。临城劫车后,自治军共劫中外旅客近70名,三天后他们就将病残妇孺全部释放。当时人质中有中外妇女多人,无一遭遇非礼之举。1923年5月9日的天津《启明报》造谣说有的外国妇女曾被匪徒奸淫,北京政府和当时已获释的中外人士一致指出"实无其事",北京政府为此令该报次日辟谣,然后加以取缔。许多后来释放出来的中外人士在回忆那段被俘经历时,大都对自治军的纪律及对他们的照顾印象深刻,有人甚至认为"觉匪之待余实觉视官为优"。

当然,山东建国自治军自身也有明显的缺陷,还不是一支先进的队伍。

一是始终没有建立政权的想法和打算,斗争的矛盾也始终没有针对当地政权,还停留在原始的粗糙的低级的水平上。二是没有接触土地问题。经济上的要求仅限于掠取浮财,纲领中只字未提土地问题。三是有严重的乡土观念。不愿离乡别走,才有临城劫车的蠢举。把希望寄托在奇迹的出现上,说明单纯的农民造反,无法制订出正确的策略。

(戴玉亮 搜集整理)

复活的葫芦窑

中国瓷都景德镇——一个无需过多介绍的地方。

2010年6月18日,一个湮没了数百年的历史传奇将在这里重新延续。

经过众多学者、专家、工匠的艰辛努力,一座失传了数百年的明帝国时代著名陶瓷烧造窑炉——"葫芦窑"破土动工。

景德镇的人们究竟为什么要执意复建这样一座古窑?这座古窑炉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在复原葫芦窑烧造技术的过程中,他们将如何面对悬疑和挑战?他们能否重新找回昔日的光荣与梦想?

□2005年,英国伦敦的佳士德拍卖会上,一尊名为"鬼谷子下山"的中国元代青花大罐惊艳现身,这尊大罐上画的是战国时期,军事奇才鬼谷子下山营救徒弟孙膑的情形,人物造型生动,釉色清雅,反映了当时精湛的瓷器工艺水平。

最终,这尊元青花大罐拍出了两亿三千万元人民币的天价,创了单件工艺品拍卖的最高纪录,按照当时的国际黄金价格折算,价值黄金1.6吨。

这尊元青花大罐的产地,就在中国江西景德镇,而烧制它的窑炉,正是在中国陶瓷烧造史上大名鼎鼎的葫芦窑。

当年,从葫芦窑烧制出的瓷器远销世界各地,一抹中国瓷釉,就是风行时尚的代名词,欧亚大陆的王公贵族,都以能收藏一件中国的精品瓷器为荣。

毫无疑问,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葫芦窑占据着显赫的地位,堪称承前启后的古窑典范,尤其在明代盛极一时。

一部葫芦窑的前世今生,几乎串联了近千年来中国陶瓷艺术的发展史。

在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慕名前来参观他们心目中的瓷都圣地。

国家级文博研究员、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馆长周荣林介绍:明代葫芦窑在整个明代存在了三百多年,而景德镇作为一个千年瓷都,应该有一个活的博物馆,通过复建重烧葫芦窑,对表现景德镇千年的陶瓷文化、对保护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很大的意义。

在《天工开物》这本被后人称为中国古代科学里程碑式的百科全书中,宋应星记录了明代景德镇的陶瓷技术细节,其中专门描述了葫芦窑的形制,并且附有插图显示出景德镇葫芦窑的样式。

周荣林决心重新建造一座可以烧造瓷器的明代葫芦窑。但是,这个宏大计划想想容易,真要付诸实践困难重重。

而就在这时,他遇到了陈武平。

陈武平,景德镇当地一个成功商人,和许多景德镇人一样,他心底有一份挥之不去的陶瓷情结。他的最大梦想,就是复兴景德镇古老的陶瓷技艺,让昔日的传奇重新焕发出迷人光彩。

正是共同的理想,让陈武平和周荣林走到了一起。他们的想法得到了景德镇市政府的支持。

□对于他们这些土生土长的江西人来说,这座瓷都的历史早已烂熟于心。

葫芦窑在建

葫芦窑点火

仿大清乾隆年间的三节葫芦花瓶

宋代时,景德镇烧造瓷器的窑炉叫"龙窑"。这种窑型通常依山坡或土堆倾斜建造,窑头低,窑尾高,因为窑身的样子很像一条龙,所以人们管它叫"龙窑"。

随着宋王朝的皇室南迁,中国北方陶瓷工匠把成熟的"馒头窑"烧造工艺带到江南。馒头窑是北方的主流窑炉,烧成温度能够达到1200度以上,著名的汝窑、钧窑、定窑均属于馒头窑。而当时中国南方制瓷普遍使用龙窑,它的烧成温度在1100度到1200度之间。

大量北方工匠涌进景德镇,促进了中国南北制瓷技术的融合和发展,于是,一种结合了馒头窑和龙窑的优点的新型窑炉——葫芦窑出现了。

葫芦窑兼备了龙窑和馒头窑的优点,不仅能够同时烧制不同种类的瓷器,更适合瓷器新品种的烧制,这种窑型的诞生,令中国陶瓷烧成技艺有了长足的进步。

然而,又是什么原因,让这享誉世界的名窑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呢?

据史料记载,清朝雍正年间,葫芦窑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人们对景德镇瓷器品种与花色的需求,于是,一种平焰窑诞生了。

这种平焰窑形如半个扣着的鸭蛋,对于烧柴的热能利用更加科学,适合多品种瓷器的同时烧造,所以又被人叫做"镇窑"。

镇窑的问世把景德镇瓷业推向了最后的高潮。但晚清以后,战乱频仍、民不聊生,景德镇陶瓷业迅速走向了衰败。

尽管20世纪50年代以来,景德镇传统制瓷业曾出现过短暂的中兴,然而在陶瓷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冲击下,高成本的传统柴窑退出了历史舞台,景德镇再次陷入低谷。

□周荣林和陈武平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要让葫芦窑复活,不仅是复活葫芦窑的外表形状,更要能在葫芦窑里点火烧制出精美韵味的瓷器,也就是说,他们不仅要复活一种传统工艺,更是要发扬光大祖先留给后人的那种探索精神。

想要复活明代的葫芦窑,到哪里去寻找样本呢?一系列问题在很长时间里始终困扰着他们。

李一平,景德镇资深的考古学者。1979年,在景德镇的湖田地区发现了一座宋元时期的古代窑炉遗址,刚刚参加工作的李一平幸运地参与了考古发掘过程。

他们在考古现场发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窑炉。

根据形状推测,这,很有可能就是早期的葫芦窑,紧接着,考古队又在珠山、历阳、金家弄都发现了类似的葫芦窑。从发现的葫芦窑情况看,实际上从元代后期景德镇就开始使用这种葫芦窑,一直到清代初期,时间跨度三百多年。

就在李一平他们首次发现葫芦窑遗址的3年后,一次在景德镇城市中心的施工中又有了新的发现。

1982年通讯部门搞一个电缆,挖沟的时候,在御窑厂大门西侧发现一个很特殊的堆积。

经过仔细考证,考古队员惊喜地发现,这是一处历史久远的皇家宫廷御窑厂遗址。显然,这是一座在地下沉睡了数百年的专为皇宫制作瓷器的窑厂。

就在1982年那次意外发掘的20年后,2002年,机缘巧合,在景德镇市中心的珠山御窑厂遗址附近,刚好出现了一片暂时闲置的空地。在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后,景德镇文物考古部门再次对这里进行了深入的系统性发掘。

李一平介绍:当时有北大、江西省考古所和我们三家一起共同发掘北麓,让人奇怪的是,现场出现了一排有六七个葫芦窑。

如此密集地出土了成片的葫芦窑,让考古工作者们兴奋不已。这为破解葫芦窑的建造秘密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作为葫芦窑复烧工作的带头人,周荣林根据这些最新的考古成果作了大量艰苦的案头工作和学术调查。后来,又组织了景德镇陶瓷学院、江西省轻工业部的陶瓷研究所的窑炉专家、热工学的教授共同参加,然后再集合了景德镇考古研究所的专家,组成了一个明代葫芦窑复烧专家顾问团。

为了重建葫芦窑,专家顾问团对御窑厂葫芦窑遗址进行了仔细的探查和测量,分析它的结构、材料和尺寸。

根据考古成果显示,葫芦窑内的空间被中间的收口分为两个,靠近窑口的是前室、靠近烟囱的为后室。

□在对比测量数据时,他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些窑址的后室有长有短,大小不一,这是为什么呢?

通过与周围出土后修复瓷器的比对,专家们终于破解了这个秘密。

原来,葫芦窑后室长短与它的热能利用息息相关。

皇宫定制的瓷器器形有大有小,导致瓷坯薄厚不一,它们所需的升温速度也不相同。大的器物成瓷较慢,一般采用后室长的葫芦窑,这样能够充分利用窑内热能;反之,烧制小器物的葫芦窑后室较短。

为了提高烧成率,明代御窑厂工匠们根据所烧器物大小来量身定制葫芦窑。

不同的瓷器要在不同尺寸的窑中烧制——人们不难想象,当时的景德镇内,布满了不同形制的葫芦窑,以满足各种不同规格瓷器的烧制需求。

不能同时烧制不同规格的瓷器,或许是葫芦窑最终销声匿迹的原因之一吧。

陈武平认为,要复建一座原汁原味的明代葫芦窑,就不能为了降低烧制难度而不尊重史实。

于是,烟囱的形状被确定为方形,但是,更大的难题却来了——他们无从得知烟囱的高度。

明代御窑厂发掘出的葫芦窑遗址,地上部分早已在岁月的侵蚀下塌掉,上部空间中烟囱和窑体的高矮、弧度的大小有无数种组合可能,没有文献记载,也没有实体可以参考,设计工作陷入了停滞。

此时,景德镇已经为数不多的挛窑师傅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根据父辈传下来的经验认为,通常烟囱高度与窑体长短比例为1:1比较合适。

周荣林介绍:在这种基础上,我们形成了最后的图纸葫芦窑,窑长9.2米,最高点是2.95米,最宽是3.48米。

□2010年6月18日,一座承载着人们梦想的明代"葫芦窑"终于破土动工。

复建葫芦窑的第一步就是要建窑房。

窑房,不仅可以保护窑体不受风雨侵蚀,同时还可以保证在任何天气下烧窑作业都能顺利进行。葫芦窑是要建在窑房里的。

历代窑炉的砌筑和烧制,都有着一整套异常严格、繁复的工艺,这种古老的工艺,本身就是国宝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据统计,目前景德镇市内仅有23处传统窑房、作坊,挛窑匠师仅有古窑瓷厂的余云山、余和柱两人,景德镇瓷业建筑的营造技艺濒临消亡。

但对于这些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来说,建造葫芦窑也是平生第一次。

和余师傅熟悉的清代镇窑不同,葫芦窑中间有一个收口。这给余师傅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葫芦窑的这个收口把窑体分成了前后两个空间,从什么地方开始弯曲,弯曲度多大都会影响后面的复烧。

这需要和把控烧窑环节的大工匠商量。这个大工匠,就是"把桩师傅"。

把桩师傅,相当于整个传统瓷器烧制中的总指挥,他要对陶瓷烧造的每个环节负责。

胡家旺就是景德镇为数不多的把桩师傅。

在复烧团队的帮助下,胡家旺和挛窑师傅仔细推敲着收口的角度和未来烧制时火焰流动的方向,凭借以往镇窑的烧制经验,最终作出了一个稳妥的窑内工程设计。

没有使用任何现代科技材料,也不用任何支撑架,挛窑师傅就这样把窑砖一圈圈砌过去,就形成了完美的弧线,而且还可以保证高温下不会变形坍塌。

景德镇重建葫芦窑的计划和正在消失的历史打了一个惊险的擦边球,如果复建复烧葫芦窑的行动再晚上10年,那么历史上曾烧制出无数精品的葫芦窑,就将永久失传,我们的后人将只能在博物馆和书本上看到祖先所缔造的辉煌。

2010年10月,一座原汁原味的明代的葫芦窑终于落成。

(央电视台10套《探索·发现》栏目供本报专稿)